



世界文学史上性爱主题的巨著，

· H · 劳伦斯代表作 ●

英) D · H · 劳伦斯著 ●

建 陈龙根 史志康 李晓和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

虹

3561.45

1063

27473



虹



XWTS 0014468

[英] D·H·劳伦斯 著·李建陈龙根 史志康 李晓和 译·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成都

责任编辑：王馨钵

封面设计：任兆祥

版面设计：龙小龙

The Rainbow

by

D · H · Lowrance

根据伦敦一贝辛斯托麦：Macmillan Education 1984年版译出

书名 虹

作者 [英]D · H劳伦斯

译者 李 建 陈龙根 史志康 李晓和

**出版
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自贡新华印刷厂

1988年5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0.875

印数 1—25,600 册

字数 450 千

ISBN7—5411—0219—2/I·208

定价：5.50 元（复膜本）

内 容 提 要

理想的婚姻应当是灵肉两方面的完美的结合，然而这个理想对于本书女主角厄秀拉来说，却象天上的彩虹，虽然绚丽多彩却可望而不可即。性爱是D·H·劳伦斯一系列小说探索的主题，其中尤以《查泰伦夫人的情人》最为轰动，但一般批评家认为，只有本书才代表了劳伦斯创作上的最高成就。

本书以厄秀拉一家三代的婚恋经历和情感发展史为线索，广泛描写了在大工业发展过程中英国乡村人民所遭受的心灵痛苦。作者深刻揭露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性遭到歪曲、摧残和毁灭的严酷现实，对资产阶级单纯追求肉体欲望满足的婚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与此同时，热情歌颂了寻求自己理想生活的资产阶级的叛逆女性，对女主角所向往的建立在和谐的两性关系基础之上的婚姻理想作了充分的肯定。

本书背景广阔，结构宏伟，文笔优美，富于浓郁的抒情气息；由于它的反社会主题，刚一出版即遭查禁达11年之久。但现在本书已被公认为劳伦斯的代表作，被列为世界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巨著之一。

序 言

社会批判和心理探索的结合是劳伦斯小说创作的基本特色，这一特色在代表劳伦斯最高成就的《虹》一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小说《虹》通过一家三代人的生活经历和感情冲突，追述了英国从传统的乡村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历史进程，揭示了十九世纪后半期深刻而巨大的社会变化；另一方面，小说又以英国文学中没有先例的热情与深度，探索在人性受到扭曲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里建立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的可能性。不少评论家认为，“没有一本英国小说能在如此复杂的环境里将社会主题与个人主题如此完美地结合起来。”

小说一开头，劳伦斯即在英格兰中部葱绿青翠的森林农田和黑烟滚滚的煤乡矿井两者的对立中展开了故事的背景。在两种文明的更迭交替之中，《虹》以家族历史的方式展开，叙述布兰文一家三代人的经历与变迁。第一代汤姆·布兰文是个忠厚诚实的农民，与一位波兰流亡贵族的后裔莉迪娅相结合。莉迪娅前夫所生的女儿安娜与汤姆的侄子威尔结婚，成为农庄上的第二代。小说着重描述的是第三代，即威

尔与安娜的长女厄秀拉的成长与追求。厄秀拉作为一个十九世纪末的幸运女子，有机会接受了高等教育。她在与一位有波兰血统的军官安东·斯克列本斯基经历一番放荡的热恋之后，终因缺乏精神上的和谐与理解而与他分手。厄秀拉病后流产。一天，她在百无聊赖之中抬头看到窗外天空中悬浮着一道彩虹。对于一个在探索生活的道路上饱受挫折与希望的痛苦的人来说，虹象征着现实的空虚和未来的美好。

小说对两性关系的探索围绕着前两代人展开了情节。汤姆与莉迪娅的结合尽管平凡无奇，仍算不得失败。相比之下，威尔与安娜的婚姻，在如痴如醉的蜜月生活消逝之后，则充满了信仰的分歧、感情的挫折、性格的冲突和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他们两人之间“没有温柔、没有爱情”，只有在欲望的驱使下对肉体的追求和在恨的长夜中偶尔迸出爱的火花。在劳伦斯看来，他们的结合从实现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这一点上来说，算不得圆满成功。

厄秀拉所要探索寻求的是一种不同于父辈的新型的两性关系。在探索过程中，她曾不止一次地走上歧途。这位现代女性不满于工业化社会所带来的感情上的冷漠与虚伪。她满怀对现存秩序的叛逆精神，蔑视宗教，认为基督教义有肮脏、卑劣的一面，因而敢于在神圣肃穆的教堂里大胆、热烈地表露她对安东的爱，以此向宗教观念提出挑战。她痛恶所谓的民主制度，尖锐地指出：“在民主制度下，只有贪婪与丑恶的人才会爬到顶层。”她愤怒地谴责：“只有堕落的民族才会讲民主。”她反对闭塞的家庭生活，要求男女享有平等权利。然而，厄秀拉的反叛与探索屡遭挫折，她感到失

望，感到“孤立无助，象灰坐在风中旋转”。她想反抗，想一怒而起，想拚命搏斗，但是她有什么可以作为武器呢？”社会与个人两个主题的统一，集中体现在厄秀拉的追求与反抗的性格之中。但是厄秀拉的反叛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孤独迷惘的斗争，是一场徒劳的斗争。

在与工程兵少尉安东·斯克列本斯基的热恋中，厄秀拉对性关系的探索具有较为深刻的社会内容与心理学涵义。波尔战争结束后，安东从南非返英逗留六周，旋即赴往印度另任新职，这期间的一段同居生活是他们关系的高潮。他们的恋情似火一般热烈，但不久之后厄秀拉就看到热恋之下潜伏着冰冷的裂缝。厄秀拉痛恨那场为南非带来“民主”的肮脏战争，憎恶为印度送去“文明”的罪恶统治。她厉声责问那个为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奔走效命的安东：“你有什么权利去统治？你们的统治臭气薰天。你们的统治除了使那里的一切变得象这儿一样死寂、卑鄙之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厄秀拉陷入了分裂与矛盾的痛苦之中。她对安东所代表的社会势力与信仰充满了誓不两立的仇恨，但对他所体现的男性的自然力量又充满了渴望与爱，这种渴望与爱比生与死的力量还强大。这又是劳伦斯所要表现的无意识与有意识、本能与信仰之间的激烈斗争。厄秀拉不满足于没有精神、徒有肉体的爱，反对把爱情本身作为一种目的。她痛苦地问道：“爱——爱——爱，它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有何用处？所有这些个人的满足，都不能带来任何结果。”厄秀拉的连遭挫折，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疏远、隔绝和对立。这种灵魂的孤独，这种理想和感情的分离是现代小说

的典型主题。

劳伦斯对资本主义社会最猛烈的批判是从经济关系方面进行的，这一点集中反映在小说第十二章〈耻辱〉的后半部。在这一部分，厄秀拉的一个当煤矿经理的舅舅小汤姆·布兰文向她谈论矿工生活的悲惨与恐怖。矿工在闷热潮湿的矿井里干活，一旦离开矿井，便成了“一堆毫无意义的躯体”，一部“停止工作的机器”。他们成批地死于肺病，而死亡对于这些受尽贫病煎熬的人来说，是一种愉快的“解脱”。矿工的寡妇不断地更换丈夫，对她们来说，丈夫只代表活命的工资，在她们漫长的痛苦中，“婚姻和家庭只是一场小小的插曲”。“这个男人或者那个男人都无所谓，只有矿井才是生死攸关的。”她们没有兴趣顾及道德与不道德，

“那位全英国最讲究道德的公爵，每年从矿井赚取二十万英镑，他会使事情保持岸然的道貌。”这种冷峻的语调与尖刻的口吻反映了劳伦斯对英国小说中讽刺传统的继承，它无情地揭示了马克思所阐述过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异化。工人阶级的劳动是受资本奴役的劳动，人沦为资本和机械的附庸和奴隶，结果不但不能发展人的本质，反而失掉了人性。

〈虹〉就是这样从时代变幻的风云里去把握个人激情的特别是性激情的潮起汐落。〈虹〉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在于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社会联系正在逐渐丧失。劳伦斯试图通过对两性关系的圆满实现来恢复人类的和谐关系，但是这种愿望充其量只是幻想的太空中的几片彩色的云霓。小说结尾凌空而起、光华熠熠的彩虹象征着对未来新生活与新世界的憧憬，但这种未来象虹一样，也是

远不可及、虚无缥缈的。

上海外国语学院几位青年教师在继《儿子与情人》、《恋爱中的女人》的翻译出版之后又翻译了《虹》，为向中国的读者与文学界介绍现代英国文学作出了新的努力。戴·赫·劳伦斯作为英国和世界现代主义小说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介绍劳伦斯的创作，既有了解现代西方社会的认识价值，也有研究西方现代文学的参考作用。我们相信这几位青年译者的努力会得到读者的认真对待，从而使《虹》的翻译出版取得预期的积极效果。

侯维瑞

1987年5月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目 录

第 一 章	汤姆·布兰文与波兰女郎成亲始末	1
第 二 章	他们就居马什农庄	61
第 三 章	安娜·伦斯基的孩提时代	105
第 四 章	安娜·布兰文的少女时代	127
第 五 章	马什农庄上的婚礼	174
第 六 章	安娜的胜利	189
第 七 章	教堂	260
第 八 章	孩子	278
第 九 章	农庄和洪水	315
第 十 章	人丁兴旺	343
第十一章	初恋	372
第十二章	耻辱	442
第十三章	男人世界	467
第十四章	乔迁宽居	543
第十五章	狂欢的苦涩	565
第十六章	虹	640

第一章

汤姆·布兰文与波兰女郎成亲始末

1

布兰文一家世代居住在马什农庄的草原上，那里先洗谷蜿蜒曲折，悠悠迂缓地穿过桤木树丛，分隔了德贝郡与诺丁汉郡。相距两英里的地方，一座教堂塔兀立在小山丘上，乡村小镇的房屋鳞次栉比，似乎费劲地朝着教堂攀爬。在田野里耕作的某个布兰文家的人一抬头，便会看见那座教堂塔座落在依尔凯斯顿那碧净的天空下；而当他将视线转回到地平线的那片土地时，就会意识到在远处上空屹立着某样非他目力可见的东西。

布兰文一家人有一种眼神，似乎他们在翘首企盼着一种尚未知晓的东西。他们具有迎接纷至沓来地降临于他们头上的事情的架势。这种承接万物的目光是一种自信，一种期待。

布兰文一家人金发碧眼，脸色红润，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虽说他们比较迟钝，却非常直率坦诚。所以，在他们的眼眸里可以观察到从欢笑到恼怒，从容光焕发的欢笑到冷酷无情、目光忧郁的恼怒的变化——正象反复无常时的天气，表现出各个变化阶段。

他们生活在一片富饶的土地上，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而且临近日益扩展的城镇，因此也就忘却了处于窘迫的境况意味着什么。家里的孩子连绵不断，祖传产业也随之屡经分配，所以，他们也未发财致富。然而，在马什农庄，生活总还是富裕的。

在这种境况中，布兰文家的祖祖辈辈一世不用为贫穷犯愁。他们勤奋耕耘只是因为他们身上蕴存着生气，决非由于钱币短缺。然而，他们并不侈靡挥霍。他们对最后半个便士^①心中也有个谱儿，即使苹果皮他们也不随意浪费掉，它还可以用来喂养家畜呢。然而，天宇和大地将他们团团围住，这种情况怎样才能终止呢？他们感到春天的活力在冲撞，他们也明白那不可遏制的骚动。但是，年复一年，总是播种、萌芽、落果，把新生命留进土壤。他们懂得乾坤之间的交媾，知道阳光直泻大地的胸脯，白天的雨水被土地收干。他们还懂得，呼啸的秋风剥光了大地的衣装，裸露的鸟巢也已鸟去巢空。他们的生活以及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就是这样的：他们倾听大地的搏动，触摸土壤的身驱。土壤开垦成麦田，犁耕以后变得平整松软，粘在他们脚上沉甸甸的，仿佛拼命要拉住他们的双脚。庄稼收割季节临近了，田野依旧稳稳地躺着，毫无反应。尚未成熟的小麦摇摇摆摆，柔软温和，悄悄在过往人们的四肢涂上一层光泽。他们给母牛挤奶，乳汁涓涓流出，乳房上的脉搏在他们掌心跳动，撞击他们手掌的脉搏。他们跨上马背，夹紧双膝。他们给拖货车的

① 当时，一先令折合十二便士，一英镑折合二十先令。每当钱币在小说中提及，应该意识到十九世纪的一英镑至少相当于现在一英镑的二十倍等值。

——译注

马匹套上缰绳，然后牵住系着小铃的缰绳，按自己的意志控制马匹的行动。

秋天，鹧鸪呼呼地飞了起来，黑压压的一片，象喷雾似地掠过休耕地；秃鼻乌鸦在天边雨意正浓的灰空中出现，

“呱呱”地飞向冬日。屋内，男人们坐在火炉旁，女人们忙而不乱地料理着家务。男人们的四肢和身子已被白天的事务、家畜、蔬菜和天地之间的事情拖得疲惫不堪。他们坐在火炉旁，脑子迟缓，因为随着年龄的递增，他们的血液循环逐渐迟滞了。

妇女们不一样。她们身上也有一种昏昏沉沉的呢呢融融情。牛犊吮吮乳汁，母鸡一群群奔跑，小鹅被填食时在她们的手上乱蹦乱跳。然而，妇女们不囿于忙碌而又盲目的农家生活，而是放眼望着远处那个被人谈及的另一天地。她们知道那个世界的语言和思想，因为她们听到远方传来的声息，而且全神贯注地倾听着。

男人们看到开垦出来的耕田如波浪翻滚，风吹干了潮湿的麦子，吹得嫩嫩的麦穗摇曳摇曳就满足了。他们满足于替母牛接生，把耗子从粮仓下面撵走，或是猛一击掌将一只野兔的背脊斩断。他们对温暖、生育、痛苦以及死亡之事了如指掌。他们与天地、牲畜、植物有着如此频繁的交流和变换，生活是那样充足，几乎是过于充足了。他们凝视着太阳的时候，感觉器官灌输得满满的，脸总是血气方刚，被这个生命之源搞得眼花缭乱，无法转过身子，环顾四周。

然而，女人却期望另外一种形式的生活，而不是那种“呢呢融融”式的生活。她的屋宇从农庄的建筑和田野望出

去，望着公路和设有教堂和大厅的村庄，甚至望到远方的那个世界。她站立在那儿，遥见另一个世界，那里有城市、管理机构和活动的场所。对于她来说，那是一片富有魅力的土地，因为神秘的事物在那里得以揭示，人们的欲望在那里得以实现。她面向远方，那里的男人主宰一切，富有创造力。他们蔑视繁衍后代，把它抛置身后，着手去探索更遥远的事物，来扩展他们的势力范围，以便获得更多的自由；然而，布兰文家的男人却安于种谷养禽、繁衍后代的忙碌生活，这种生活尚未分解就涓涓地注入他们的脉络。

她站在自己屋子跟前，忍不住放眼整个世界的人类活动；而她的丈夫却观察着天空，着眼于收割、家畜和土地。她睁大眼睛看到人类在获得认识的奋斗中的努力；她竖耳倾听人类在征服中发出的呼声；她那最深的愿望集中在她所听所闻的、发生在一个遥远莫名的边陲地区的那场战役。她也想知道这场战役，也想投身其中。

在她家乡，就在附近的可塞西，住着一个教区牧师。她心里明白，牧师讲着另外一种富有魅力的语言，有着另外一种更为优雅的姿态。可是对她来说，这一切可望不可及。牧师就在附近的男人的天地活动着。她不熟悉这些男人吗？他们生气勃勃，头脑迟钝，体魄强健，自高自大，淳朴单纯，是土地的儿子，对外界事物漠不关心，活动范围狭隘。牧师与她丈夫相比，显得黝黑、干瘪和矮小，然而，他敏锐，有气度；布兰文虽然言语举止和蔼亲切，可相形之下却显得呆笨和土气。她了解自己的丈夫。但是牧师的气质中却存有一种超越她认识的东西。正象布兰文驯服家畜那样，牧师驾驭

着她的丈夫。牧师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使得他超越普通人，正如人超越动物那样呢？她渴望知道，她渴望更高层次的生活。倘若她自身不能实现这种愿望，那么就在她孩子身上实现。即使他体格矮小、脆弱，那种东西会赋予他力量。这就如同任何人在公牛旁边总显得矮小、脆弱，但他比公牛更有力量一样。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呢？这不是金钱、权势，也不是地位。牧师身上蕴藏着什么力量超越汤姆·布兰文呢？——没有。然而，倘若剥夺他俩的一切，将他俩置放在一个荒岛上，那么牧师便会成为主人。他的灵魂是另一个灵魂的主人。为什么？为什么呢？她断定，这是一个知识的问题。

牧师十分贫困，作为一个男人也并不能干，然而，他却与精英人物不分轩輊。她看着他的孩子呱呱坠地，看着这群小东西在母亲身边蹦蹦跳跳。可是他们现在已经显然与她的孩子截然不同。为什么她自己的孩子表现出的特征要逊于其他孩子呢？为什么牧师的孩子必定要优越于她的孩子呢？为什么从一开始他们就占了优势呢？这不是金钱，甚至也不是阶级。根据她的判断，这取决于一个人的教育和经历。

母亲希冀给予她孩子的就是教育这种生存的更高形式。这样，他们也能在世界上过着超凡脱俗的生活。她的孩子，至少她心里疼爱的孩子，完全有一种天份，应该与在这块地上生存的人一样获得平等的地位，而不被抛置后面，埋在于苦力的人群中默默无闻。为什么他们必须始终碌碌无为，过着压抑的生活呢？为什么他们就该关在小天地里，尝受缺乏自由之苦呢？他们怎么才能学会挤入更美好、更生动的生活圈子呢？

来自谢利府的乡绅夫人使她浮想联翩。一次，这位夫人领着她的几个小女孩来到可塞西的教堂，女孩们披着海狸毛皮制作的斗篷，显得整整齐齐，头上还戴着漂亮的小帽子。夫人自己则酷似冬天里的一朵玫瑰，非常美丽、娇嫩，气质无比优雅、聪颖。哈迪夫人感悟到的，而她，布兰文太太却没有感悟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哈迪夫人的性情怎么会与住在可塞西的普通妇女截然不同呢？是什么东西使她超越了她们？可塞西所有的妇道人家沸沸扬扬，劲头十足地谈论哈迪夫人、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客人、她的衣著、她的仆人以及她的家务管理。这位谢利府的夫人成了她们生活中活生生的幻想，她的生活是一首赋予她们生活灵感的史诗。在她身上，她们的想象插上了翅膀。在她们对她酗酒的丈夫、她丑恶可耻的兄弟、她的朋友——这个区域的国会会员威廉·本特利爵士品头评足、飞短流长的当儿，她们眼前赫然出现了《奥德赛》中的潘奈洛佩、奥德修斯，还有瑟西、猪猡以及“永远完成不了的寿衣”。①

因此，这个村庄的妇女是幸运的。在那个庄园夫人身上，她们窥见了自已的身影。每个人都参照哈迪夫人的生活，实现各自的梦想。这位马什农庄的布兰文太太对自己的生活不满足了，期望过那个优雅夫人的更高层次的生活，羨

① 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是主人公，潘奈洛佩是他的妻子。特洛伊战争结束以后，奥德修斯在归家的途中，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一次，他制服了魔女瑟西，救出了被变成猪猡的伙伴。当奥德修斯离家出走以后，人们都传说他死了。于是，数百名无赖求婚者纠缠着潘奈洛佩，但她巧妙周旋，声称待她织完给公公的寿衣以后再成婚。夜间，她将白天织起来的布拆散，这样，她所织的寿衣就“永远完不成了”。——译注

慕她所显示出来的广博的见闻。正象一个旅游者那样，沉默寡言往往是游迹甚广的标志。但是为什么对于遥远国家的认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使之更臻完善、开阔呢？为什么一个人要比为他服务的野兽、家畜更有价值呢？这仍是教育的问题。

诗歌中的男性角色是由牧师、威廉爵士一类人充任的。他们虽然身材瘦小，但是求知欲强，行动异乎寻常，支配着更为遥远的土地，所以他们的生活范围也非常辽阔。啊，他们拥有思想和理解力，这些不同凡响人身上的那种机敏，正是她孜孜以求的东西。村里的妇女或许更喜欢汤姆·布兰文，因为与他呆在一起更为自在。然而，倘若牧师和威廉爵士从她们生活中被夺走的话，那么，她们的生活中就会失去悲伤和喜悦，她们将会感到忧闷阴郁，平淡乏味，动辄怨天尤人了。只要那些奇妙的人物在她们的跟前，她们的生活就能捱过去，不管命运如何凄惨。在可塞西人的眼里，哈迪夫人、牧师、威廉爵士，这些人在那个世界里过着超尘脱俗的生活，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

2

大约在1840年，一条横贯马什农庄草原的运河开掘了，把新开发的先洗谷中的几个煤矿连接了起来。为了使运河畅通，沿着田野筑起了高高的堤岸，堤岸在农庄耕作地附近经过，伸向公路，然后又通过一座笨重的桥梁跨越了公路。

这样，马什农庄就与依尔凯斯顿隔绝了，被关闭在小小